

老伴的美食

□南京 欧阳科渝

我的老伴显银是名大学教师，来自浙江小城兰溪，后来一直在南京求学、工作、生活，身上透着江浙男子那份精细的特质。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成就一方美食。他爱生活、爱家乡、爱美食，往往能把并不起眼、最接地气、最凝乡愁的普通食材制作成可口美食，给平淡的家庭生活增添温馨和乐趣。

一年四季，他会依时令、节令炒素什锦，包荠菜肉馅汤圆，做八宝饭，用乌饭叶汁水泡糯米做乌饭包油条，做甜酒酿，蒸山芋粉肉圆，蒸梅干菜扣肉，熬腊八粥等等。

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做甜酒酿。

香糯的甜酒酿是盛产糯米的江南地区的一道美食。制作过程很精细，且带有一点不能完全预测的神秘感。显银这手艺得到了他母亲的真传。多年来每当儿孙们嘴馋了或家里要来客人，他就积极张罗起来。

他先去挑选购买三五斤饱鼓鼓、还有点发亮的上好糯米，淘洗干净用清水泡上一天(夏天一夜)。待要做时，他吩咐我烧好一壶开水晾凉备用。他则把已泡涨的糯米捞出，铺在大蒸锅里用蒸布垫好的屉子上，先用大火，后改小火蒸。蒸糯米时，他从冰箱里拿出适量的苏州酒药，铺在白纸上，用擀面杖碾成

细细的粉。待四十分钟左右，糯米熟了、米香微熏时，打开盖子，等待它降温。

而后就该他大显身手了。只见他卷起袖子，用漏勺舀出一把把蒸好的糯米，耐心地在先备好的凉开水中清洗。起初我不明究里问这是为什么。他告诉我是为了洗去米浆，去除米的黏性，增加透气性。他慢条斯理地一勺勺把米清洗后分别放到两个大搪瓷罐里，最后还随手把黏在手上的米粒一一剥下放进罐里。见他手上黏乎乎的，我叫他快到水池里把手洗清爽。他笑着对我说，那可不行，只能在这水里洗，不能沾上一滴生水、染上一点细菌。否则酒酿就会变味。我吐着舌头感叹道，这么讲究！

下一步就是拌酒药了。显银把碾碎的酒药粉细细撒下，撒一次，拌一次。两只手一遍遍把糯米从下往上翻。如此反复几次，然后把糯米抹平整，又用中指在米中间抠转出一个圆洞。这又是什么名堂？且待下面揭晓。

两罐糯米终于摆弄好了，足足忙了半天。他终于伸伸腰，笑眯眯地坐下喝我给他泡好的茶。余下收场的杂活就归我了。我把两罐米焐在毯子里保暖。(夏天约两天，春秋三天，冬天四天，还要时时换热水

袋保温。)

在静待花开的日子，我几次忍不住想开盖悄悄窥视一下都被他制止了。一丝香甜气息隐隐飘出，直至香气浓郁了，我们俩兴奋而有点忐忑地开盖了。顿时一股香气直扑口鼻。那个圆洞里贮满汪汪的甜酒汁。原来这是用来贮汁水的。他用勺子舀了一点尝。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味道怎么样？”“真甜，你也快尝尝！”此时只见他眯着眼睛，一脸的陶醉和得意。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！

儿孙和客人品尝时，纷纷夸他的手艺高超。一时吃不完的放入冰箱。若正逢炎炎夏日，吃上这冰凉、甜丝丝的酒酿，真是沁人心田，惬意极了。

偶尔也有不够理想的，要么是米硬了，软糯不够，要么是甜度不够，汁水不多。他就皱起眉头思忖一番，找出原因，下次改进。

制作甜酒酿考验的是他的精细和耐心。

制作甜酒酿倾注的是他对家人的挚爱。

制作甜酒酿锤炼的是他对这家乡美食的极致追求！

岁月流逝，星移斗转，斯人已去四载。但这些唇齿留香的美好记忆，永远留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间。

留香

□广东惠州 江利彬

初识昙花，是在祖父的花园里。一共两株，长得十分秀气，其枝叶翠绿如剑，边缘处略有齿形的缺憾，四周缀满了长长的尖刺，有的尚未拔节，呈细嫩状，如新生婴儿耳垂处的小绒毛般，着实可爱。总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地触摸它，也总爱跑去看它。渐渐地，它成为我亲密无间的好友，我俩在一起慢慢长大。

听祖父说过，昙花又名月下美人，夜会草，韦陀花，由于花期短，非常美丽，而且具有冰清玉洁的象征意义。据我所知，这两株昙花祖父已养了三年有余，是他昔日的一位好友所赠。

祖父每日都要花许多的时间在它俩身上。天晴的时候，便欣喜若狂地搬到光线充足处沐浴阳光；天阴的时候，便急急忙忙地抱回家里去躲避大雨。日复一日，不辞辛劳。

劳，只为昙花一现。

无奈，祖父没有等到花开就走了，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将照顾昙花的任务留给了我。

许是照顾得当，那原本细长的枝儿也变得粗壮起来，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最让我惊奇的是，在它们那海带似的拗口间，微微颤动着一朵娇嫩的花蕾。这是要开花了吗？这是要一展真颜了吗？

那淡紫色的花托，在月光下缓缓地伸展开来，似小巧的筒裙，暂时拢住了如玉的花苞，娇羞着、矜持着。我生怕吓到它们，悄悄熄了灯，去找了根蜡烛点上，在忽明忽暗的光亮里，静待花开。终于，花苞在一瞬间涨开，一片片，一瓣瓣，一层层，洁白的，透明的，如雪一般，还满溢着一丝丝淡淡的清香，醉人得很。又过片刻，它们的瓣这才完

全地张开了，竖的竖，立的立，犹如白鹤展翅，楚楚动人。

而花心中间，是一束奶白色的花蕊，纤细的，依偎在花瓣上静静地绽放着。它的一旁，还栩栩挺立着那一簇簇黄灿灿的花蕊，高高地翘着竖着，沉默不言，透着彻骨的冷艳，如“仿佛今若轻云之闭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”的甄姬，轻盈圣洁，玲珑剔透，清丽迷人。

只在一瞬之间，稍纵即逝，待时机一过，再难窥见它的美。

恍惚间，我似乎又听见了祖父慈爱的声音，“昙花可有灵气了，你要好好养它，为自己的生命和心灵添上一缕素雅的香。”

良久，一滴清冷的泪自眸中掉落，落在昙花那白得纯洁的花瓣上，晕开了前尘往事，晕开了清香一缕，晕开了当下的灿烂时光……

李子熟了

□广东中山 甘武进

八月，属于李子的季节。李子入口，牙齿轻咬的瞬间，香脆清甜中带着那缕轻柔的酸，令人味蕾大开，浮想联翩。

味蕾，始终是唤醒记忆的钥匙。家乡的此时，一树又一树的李子熟透了。青枝绿叶，葳蕤如春，映衬着金黄色、青绿色、红中带紫的果实，绿到眼里，甜到心里，无比清凉。李子成串似的挂在枝头，像星星般晃眼。风一吹，绿叶与枝条窸窣作声，李子恍若风铃摇曳般，喜气与喜悦扑面而来。

喜悦属于父母。李子丰收了，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可以补贴家用。喜气属于孩子。大家可以自由采摘、仔细品尝了。

围着李子树绕上一圈，从色泽、果形、大小、成熟度看去，选好的那个李子就是树上最靓的“仔”。孩子们有点激动，有点兴奋，摘下，

不用清洗，就在衣服上擦拭几下，迫不及待放入嘴里，轻轻咬开，美妙的汁水迸发而至，甘甜的果肉夹杂着一丝丝微酸，缠绵于唇齿之间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李子虽好，却不宜多食。奶奶说：“娃娃，桃养人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抬死人，少吃点哦！”可能那警告过于温和，并没有被馋嘴的孩子们当作一回事，由此吃坏了肚子是常有的事。后来，父母也告诫我们，要少吃；再后来，肚子难受了好几次后，自己也知道要少吃了。然而，伸手采摘李子的镜头，却刻在了乡下孩子的记忆里。

卖不完的李子，父亲常用来泡酒。经过近两个月的发酵，瓶中的李子，色泽丰美，像古旧的玛瑙珠子，也有的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琥珀，甚是诱人。酒泡好了，酸酸甜甜，去掉了新鲜李子淡甜里的涩

涩，啜饮一口，后味醇厚，满口清香。开启酒坛时，父亲会赏我喝上一杯。他说，李子酒有增强肠胃功能和清肝利水的功效，胜过良药。

卖不完的李子，堂哥堂嫂会制成果脯，借此慰藉他们苦尽甘来的爱情。李子洗净对半剖开，去核后加盐腌制除涩味，腌制过的李子焯水，捞起沥干撒上白砂糖腌制冷藏；沥干水分，低温烘烤后即可享用美味。制作工序虽然繁琐，却能让这酸甜的滋味悠长绵延，犹如两人的爱情，历经流年的沧桑，却更加深沉、醇厚，愈发甜蜜。

那是我羡慕的样子。“王瓜未亦方牵蔓，李子才青已近熟”。李子成熟时节，大家相约去乡下、去果园吧。在李子树边，抬抬头，你会看到绿叶舞出的优美舞姿；抬抬头，你会看到满树丰收的果实……采摘，品尝，回味，温暖过去，憧憬未来。

开在他乡的花

□湖南常德 毛君秋

听说小斐要到湘西支教的消息，我感到有些诧异。

小斐是我教过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。初来报到，她是一个人来的。报完到，同学们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成一团，唯有她安静地坐在教室后排一角。当同学们都要走时，她已经不声不响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那时起，我开始关注这个个儿不高、长相平实的小女孩。她腼腆内向，话语不多，经常坐在教室前排靠边的座位，老师提问时，她微黄的脸蛋会红得像秋天的枫叶，让人顿生怜爱之心。

她从小命运多舛。六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狠心的母亲抛下年幼的她一个人远走高飞，再也杳无音讯。她跟着爷爷奶奶日子过得很快，读书的费用都是爷爷推板车沿村走巷叫卖小菜一分一角挣来的。然而好景并不长，在她十六岁时，爷爷也病逝了。好在那年她有幸得到广州一个好心人的资助，一直到高考。她考上本省一所师范院校。

毕业后，她回到本县一所农村中学教书，和我成了同事。她好学、勤奋，有事无事喜欢往我的办公室跑，问这问那，往我抽屉里塞根香蕉、几粒糖果什么的，我也乐得把我的一些教学经验分享给她，几年时间，她就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。正当工作渐入佳境之时，她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。

“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能适应吗？”我善意地提醒她。

“没事，我就想换个工作环境。”她说。

我没有劝留，唯有祝福。

列车一声长鸣，小斐孤身一人踏上了西行的路程。

她来信说，那是建在山腰的

一所小学。每当半夜，会有野狼的嚎叫声从山上隐隐传来。刚开始几天，她常常在梦中惊醒，后半夜，她基本上是在野狼恶嚎的余悸中度过的。幸好，校长夫妇就住在隔壁，给她壮胆不少。

白天，小斐专心给孩子们讲课。晚上，寂寞的长夜最难熬，她在灯下看完作业，备好第二天的课程，其余的时间，就写教学札记和生活随笔。

小斐的到来，给这所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她给孩子们讲大山外的故事，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山里的孩子淳朴，他们经常从家里带咸鸭蛋、到山上采野蘑菇，送给亲爱的小斐老师。

陌生的工作环境，小斐很快就适应了。这所学校唯一科班出身的她，工作上很快做出了成绩，那年，她被当地县教育局评为“优秀教师”。我给她送了个大大的“赞”。

一天，我在她的QQ空间看到这个小故事，似乎明白了她支教的缘由。

“秋天，鸟儿衔着一枚太阳花果实，飞呀飞呀，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嘴一松，种子落在了一处丛生着杂草的空地。春天到了，种子发芽了。它望了望四周，一切是那么陌生。寂寞和孤独困扰着它，可它并不感到彷徨。它使劲地长高，再长高，好去眺望遥远的故乡。夏天，它开出了美艳的花儿，鹤立鸡群般在群草中挺立。群草向它投来阵阵惊羡的目光。凉爽的秋天，它把成熟的种子撒播在周围——故乡太遥远，它选择了留下……”

按照约定，支教两年后的她完全可以选择回来，然后调到县城任教。她拒绝了。她说，一颗寂寞的种子既然在陌生的环境里开了花，那就让它结出新的果实来。

思念外婆

□海南海口 吕俊杰

窗外骤雨连绵，思念被雨水洗涤得清晰明朗。

两年前，外婆由于一场意外，永远地离开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。几天前做了个梦，梦里外婆笑吟吟地走近我，她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手中，小心翼翼地拿出藏在手巾里的一张崭新的20元递给我。她轻柔的手划过布匹的声音和儿时听到的一样，轻柔而又浑厚，我却不像小时候那般欢快地接过，而是推辞着，再推辞着拒绝。在孩童时代，每逢学校放假我都会乘汽车来到外婆家玩。每次回家的时候，外婆总会塞给我20元钱，让我拿去买好吃的。

那时候小，总是一股脑地收下，心里盘算的是下课后便可以一溜烟儿冲出校门买自己心爱的小零食；而在梦里的这次，我却迟迟不愿接受，总觉得我接过这张20元钱，外婆就会消失，现实看不到外婆，梦中终要离别。

记忆中的外婆总是温和慈爱的模样。外婆一生过得勤俭清贫，为人谦卑、正直，一辈子为家中的里里外外操持着。外婆矫健的步伐，时而在厨房，时而在厅堂，不觉疲惫。来回穿梭的身影，是镌刻在我脑海里的画面。每次去看望她时，外婆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：“你呀，是我最小的外孙了，生活最幸福了，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上大学，为国家做贡献。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富强，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”

现在，只要家族亲戚们聚在一起聊家常，就能听到大家对外婆的赞赏，称赞她老人家精明能干，温良淳朴，内外分明。我想，外婆若是在天有灵，她一定很高兴而感到知足。

在我心里，外婆从未离开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身边，陪我度过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。思念萦怀，不觉已泪流满面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95 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